

Universiteit Leiden



2 880 404 0

SINOL  
UNPO  
342  
11979

启芭丛刊之一

# 火神交响诗

火炬之歌

火神

我看见一场战争

长城的自白

不，你没有死去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

击浴

启芭社

社址：贵阳市瑞金路34号



# 火神交响诗

——政治抒情诗

黄 翔

## 火炬之歌

诗人说 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  
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

在边夕的天边移动

在暗兰的天幕上摇曳

是一支发光的队伍

是铮铮流动的江河

照亮了那些永远低垂的窗帘

流进了那些彼此隔离的门扉

汇集在每一条街巷 路口

斟满了夜的穹庐

跳荡在每一双灼热的瞳孔里

燃烧着焦渴的生命

啊火炬 你伸出了一千只发光的手

喧大了一万条发光的喉咙

喊醒大路 喊醒广州

喊醒一世代所有的人们——

救时间遗忘和忘了时间的

思想出机械一样呆板的

情感如冰一样凝固的

血如水一样冷的

脸上写着愤怒的沉默的

嘴角藏着失神的绝望的

生命在春天一样蓬勃的

充满青春活力的

还有那些寂寞的冷峻的踟蹰的

和那些成群结队徘徊的分子

连同那些带着尘沙的眼睛



和那些积满了油腻的污秽的心

啊火炬 你用光明的手指

叩开了每间心灵的暗室

让陌生的互相能够了解

彼此疏远的变得熟悉

让仇恨的敌对亲近

让猜忌的不再怀疑

让可憎的倾听良善的声音

让丑恶的看见美

让肮脏的变得纯洁

让黑的变白

你带来了一个光与热统治的世界

一切都是这样透明 洁白 圣洁

在你不可抗拒的魔力似的光圈中

全人类体验着幸福的颤栗

二

千万支火炬的队伍流动着

白昼般的熔炉 白昼般的浴

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主宰的主宰 帝王的帝王

那是一座偶像 权力的象征

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

于是 在通天透亮的火光里映出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善恶的生死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 情感和思想

难道说 偶像能比神和生活更美

难道说 偶像能产生真理和科学的光辉

难道说 偶像能包容爱的渴望 心的呼唤

难道说 偶像就是宇宙和全下的生活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让音乐和善构成人类的心灵吧

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

让每一双眼睛都成为一首诗吧

让每一个人都拆除传惑的堤坝吧

让光荣淹没在时间的灰尘里吧

让时间和人永远伟大吧

让生活成为真实吧

让真实是因为活着吧

让青春经受甘美的惊悸吧

让人生的老年如黄昏一样恬静吧

让人与人不要相互提防吧

让每一个人都配称人吧

啊 沉夕暗夜并不使人忘记晨曦

而只是增强人对光明的渴求

火的语言呀 你向世界宣布吧

人的生活必须重新安排

5.

### 三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 火炬说

把人的自由还给人吧

—— 火炬说

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吧

—— 火炬说

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烂和拆毁吧

—— 火炬说

把金碧辉煌的时代宫殿浮雕和直筑吧

—— 火炬说

多么崇高的火的白喉呀

多么神圣的火的仪仗呀

多么浓烈的火的气氛呀

多么炽热的火的语言呀

火的好睡服了

火的河流泛滥了



火的熔炉自燃了

火的大海沸腾了

火焰的手拉开重重帷幕

火岩主享受着整个宇宙

人类在烈火中接受洗礼

地球在烈火中重新塑造

火光中 一个旧的衰老的正在解体

一个新的啼哭的跳上襁褓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时

恍惚中思致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写于兰泪

纵横中

## 火 神

万千星球在你脚下运转

诸天太阳在你体内收莹

啊 火神 我知道你已经和我走近

在漆黑的太空下我静听着你的步音

我的心在狂喜中慷慨地倾听

你来了 从宇宙的黑暗的深处

从那些迷失了的无尽的时代后百

从那些万古悠々の无穷的时间的尽头

你揭开太空久久不肯揭去的黑包的面纱

在我的眼前微露出光明的脚趾

你美々地移动着 微々地摇曳着

毫不羞涩地向我披露着赤裸的身子

你炽热的气息漫无边际

你溶々の金辉普天环照

你隆隆的步音震撼寰宇

那漫天的云雾是你伸展的羽翼

那遍地的晨露是你喜悦的泪珠

你卷起粼粼的光波 浪々的火浪

无形地冲击着世界含忍千载等候的心



你头顶是喜的光轮 脸露朝霞的红星  
你的形体是梦般的真实 真实的梦形  
你来了 凝聚着日月星辰的光焰  
汇集着摧天电闪雷鸣的威力  
在上天挥动着闪闪发光的手臂  
向下界撒下漫天的火雨  
让宇宙万物在天火中洗刷自身  
把荒凉和错误建筑的世界变为废墟  
啊 火神 你这为人所知的不可知者  
在你降临的地方瑟瑟的人群为你欢呼  
无敢的心杯满斟你流动的乳汁般的光辉  
你岂能那些层层封闭的心的帷幕  
不停地走向人类心灵的深处和远处  
扫荡那些迷误的内殿 错误的深宫  
打扫那些倾塌了的仪仗的残垣断壁  
啊 你这火的普罗米修斯 你这解救者  
你解放了自己 也解开了束缚世界的精神

锁链

——在那些链条松弛的地方  
让不束缚的人群看见昔日的伤痕

——在那些铁环紧锁的地方  
让欲求解脱的人群在黑暗中新生  
你来了 你这光的洪人 你这世的巨流  
你淹没了昨日牢固的城堡和堡垒的界限  
让素不相识的人成了相识的朋友  
让彼此隔阂的敞开了了解的门户  
互相恐惧的因你而搭起了危言的桥梁  
长久怀疑的因你而填平了世代的鸿沟  
你居于所有的时间 你跨越所有的星球  
各方的人群都听懂你的语言  
各别的信仰都理解你抱的什么  
对那些谄媚地向你微笑的  
我看见你蔑视地转过头去  
对那些虔诚地向你膜拜的  
我看见你谦恭地把脸羞红  
对那些惶恐地向你俯倒的  
你冷冷地扬起骄傲的头颅  
对那些重负地向你抗拒的  
慑服于你威严的眼光剑锋  
你为那些被人推来推去的



在人群里找到尼主的座位

你为那些狂热地扣击真理的门环的

把所有智慧的大门洞开

你为那些在愚昧和偏见的古墙后面

徘徊的

摧毁那些森严的壁垒

你为那些对抗自由也胜于对抗暴虐的

揭去人类理性的面纱

那些被人骗取信赖的

因了你而收回自己的信赖

那些长久失去表露的希望

因了你而开始勇敢地去表露

因了你 科学不再是活成供桌上的祭品

智慧不再在强暴的脚下屈膝喘息

伟大的意志不再能窃取意志的全体

啊 火神 你这时间的王 你这空间的主

你是宇宙法的化身 你是公正的意志

你自身就是真与假的准则 是与非的尺度

啊啊 你坐在最高的实践的审判席上

对一切真理进行严峻的检验和审判

昔日的偶像被你绑缚在你的火刑柱上

万古的迷误和错觉中激起怀疑的声浪

太空响彻着你威震广宇的庄严的判词：

“把所有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

啊火神啊火神 你来了 来了 来了

为拯救世界撩起熊熊的漫天大火

你的光辉与新的人类融为一体

你将生于永生之中 你将死于不死之中

你是时间的赠礼 你是世界的骄傲

从你的名字

人类怀疑那些已知的包含

获得那些未知的鲜粹

一九二六年初稿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改定



## 我看见一场战争

我看见一场战争 一场无形的战争  
它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表情上进行着  
在无敌的收音喇叭里进行着  
在每一双眼睛的惊惶不定的眼神里进行着  
在每一个人的大脑皮层下的神经网里进行着  
它袭击着每一个人 袭击着每一个人身上的  
生理的和心理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  
它用无形的武器发动进攻 无形的刺刀 大  
炮和炸弹发动进攻  
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  
它是有形的战争的无形的延续  
它在书店的大玻璃橱窗里进行  
在图书馆里进行 在每一首教唱的歌曲里进  
行  
在小学一年级的启蒙教科书上进行  
在每一个家庭里进行 在无敌的群众集会上  
进行  
在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台词都一模一样的  
演员的艺术造型上进行

我看见刺刀和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

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搜索

一种冥顽的愚昧的粗暴的力男

压倒一切 控制一切

在无与伦比的空前绝后的暴力的进攻面前

我看见人性的性爱在退化

活的有机体心理失调

精神分裂症泛滥 个性被消灭

啊 你无形的战争呀 你罪恶的战争呀

你是两千五百多年封建极权战争的延长和

继续

你是两千五百多年精神奴役战争的集中和

扩大

你轰吧 炸吧 杀吧 砍吧

人性不死 良心不死 人民精神自由不死

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和欲望

永远洗劫不尽 搜索不走

一九六九年



## 長城的自白

地球小小的兰兰的  
我是它的一边裂痕

在灰茫茫的低垂的云天下

我长久地站立着

我的血管僵化了

我的双腿麻木了

我将失去支撑和平衡

在衰老中倒下和死去

那风雨剥蚀的痕迹

是我脸上年老的墨斑

那崩溃的砖石

是我掉落的牙齿

那残剩的土墩和岸垣

是我正在酥解的肌体和骨骼

我老了

我的年轻的子孙不喜欢我

他们不喜欢他们脾气乖戾的老祖父

他们看见我转过脸去

不愿意看见我身上穿着的墨黑发绿的衣衫

我的颈窝里磨破的咀

我脸上晃动着油灯的昏黄的光亮

坚明的寒花杆的火光

他们这样厌恶我

甚至闻不惯我身上的那种古怪的气味

他们用一种憎恶的眼光斜视我

像看着一只没有验尸的水乃伊

他们对我眯着眼睛

在我面前喘息和乞

摇着我 推着我

揭去我背上披着的棕刺的蓑衣

我戴在头顶上的又大又圆的斗笠

他们动手了

夺下我手里的弯月形的镰刀

古老而沉重的五齿钉耙

愤怒地把它们扔在一边

踩在脚下



他们说我撒谎  
我长久隐蔽他们  
我的存在并不是人类世界的奇迹  
他们不愿用我这把尺子  
去刻度一个民族的团结和意志  
他们要扔掉我这根鞭子  
因为我束缚和鞭答了一种性格  
他们不能忍受我 像不能忍受一条蛇  
因为我残忍地盘踞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世世代代咬噬着他们的心灵  
  
他们要推倒我 拆毁我  
因为我把他们与他们的邻人分开  
就靠那些散不垮的小圆石堆成的圆墙  
就靠那些竹子和灌木竖起的篱笆  
就靠那些棕榈叶 荆棘和被砍倒的杉树枝  
编织的栅栏  
我把大地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分割成无数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小小院落  
我横在人与人之间  
隔开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

使他们彼此时刻提防着别人  
永远看不见邻人的面孔  
甚至听不见邻居说话  
他们要推倒我 拆毁我  
因为我的巨大身躯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遮断了他们院落以外的广大世界  
使他们看不见  
高耸入云的积雪的阿尔卑斯  
甚至最近刚从月球和火星上回来的  
兰眼睛的阿美利加  
因为我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方泥土  
都沉默地记载着人类的过去  
日夕夜夜地叙述着悲剧的昨天  
我使他们想起  
无数世代的古老的征服和保卫  
的  
想起那些悠久年代疑惧和仇恨  
和  
想起那些黑暗世纪的争斗牺牲苦难  
想起那些吵々吐々の分裂和不和  
想起一口怨气冲々的人类对抗的历史  
他们要推倒我 拆毁我  
为了他们从前那些在精神坟垣中死去的祖先



为了第一次把科学与民主的遗产留给他们的子孙

为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正在搭起一座

宏伟的现代化桥梁的他们自己

他们

站在觉醒了的大陆上

推开我的在摇晃中倒下的发黑的躯体

脱下我的守旧 中庸 狭隘 保守的传统尸衣

把全封在蛛网中的石尽岁月踩在脚下

向一个新世界眺望

隔着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和对岸的毗邻对话

每  
向一片大陆招手

他们在我身后发现

被我关在里百和锁在外面的

彼此今天并不是敌人

过去那些遙远的地域

死来和早已近在咫尺

我的烽烟正在地球上消失

在全人类的心灵中引爆

我走了 我已经死了

一代子孙正把我拍进博物馆

和古老的恐龙化石放在一起

在这世界上我将不再留下什么

我将带走我所带来的一切

在我曾经居住的大地上

科学与变革 友谊与了解 留下一群珍贵的

来客

穿过人类精神革命的漫长长夜

一起走进了人类未来世界的大门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四日



# 不，你没有死去

—— 献给英王的1976年4月5日

你为什么带着脸哭掉 天安门广场

你的发白的嘴唇为什么抖动 天安门广场

你的胸口为什么为什么流血 天安门广场

你的身子为什么剧烈地抽搐 天安门广场

回答我吧 天安门广场

以你埋在胸头的燃烧的火焰和岩浆

以你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地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说你竟这样静悄悄地死去

难道说你将永远永远地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会死去

你没有死

全世界看见你脸上强烈愤怒的表情

在刺刀和枪托子面前

你并没有吓倒

你手无寸铁地被野蛮践踏和凌辱

宁死不屈

英勇地躺在血泊中

是的 你没有死

你不能死

你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你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

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你的被梅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

仍然还在发出嘶哑的呼声

你的铁锤般沉重的拳头

仍然还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

仍然还在无声地控诉和呐喊

死亡不属于你

你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

我相信自由不会停止呼吸

真理不会闭上嘴唇

总有一天

你会从血泊中起来

你会十倍地甚至百倍地十倍地比今天强大

你将重新去举起觉醒的旗帜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

76年4月8



#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沐浴

## 一

大风大雨前稀有的寂静

包裹着骚乱和威慑

世界匍匐着

在等待什么

低着头

听取一个信号

## 二

听见声音了

看见影子了

一个黑点逐渐扩大

一团黑形越移越近

那是乌云酝酿的大风大雨

出现得那么缓慢

又来得那么突然

看它眨动的眼睛里

倏地飞出青色的闪电

枝散的长发抖动着

化成莽莽的雨烟

它的手扯起大风的旗号

它的脚扬起漫天的飞沙

大风大雨蹲在悬崖上

痛苦地抽搐着身子

歪曲着脸

是一个阵痛中的产妇

突然它一张口 仰天狂笑着

吐出翻江倒海的万顷洪波

灌满了山谷和湖泊

倒满了大河和小河

排空的浊浪里

我看见世界的大船起落

莽々苍々的大风大雨

遮天盖地的大风大雨

乱踩着屋顶来了



扑打着路石来了

摇撼着堤岸来了

踏转着风车来了

它穿过暗绿的杉林

它席卷银白的沙滩

它拐入拱形的桥洞

它窜上山顶和水塔

掀下站得最高的

抬起压得最低的

推倒根深蒂固的

平衡失去倚靠的

它把弯曲的扶直

把直挺挺的压弯

啊大风大雨啊大风大雨

撞响长久哑默的大钟

打开涸水封闭的歌喉

吹熄忽暗忽明的神灯

解开挡住眼睛的绸帛

撞动重重深锁的铁门

踢飞隔离心灵的栅栏

一切有形的无形了

一切无形的有形了

一切都看不见了

一切都看见了

啊大风大雨啊大风大雨

以一千万吨的疯狂

混和着爆炸似的雷电的力量

粉碎 劈毁 撞击 砸烂

那些身外的殿堂

那些心内的神龛

把新式的偶像摔下高台

把现代的皇权推出世界

它每一头受伤的野兽

撞破欺诈和勾蔽编织的罗网

它是一头震怒的狮子

猛击大地久久沉寂的心弦

摇撼支撑世界根基的大柱

它颠倒天空和大地的位置

重新安排万千星座



让冥々的大海浮升

让巍巍的青山沉落

—— 这是大自然对国身的反抗

这是宇宙叛逆和摧毁国身的谐和

这是一种被解放了的力量

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自由

这是一种怀疑的拒绝

这是一种无疑的否定

崩裂的天体由巨大的喉管

迸出震耳欲聋的喊叫

开拓

发现

探索

创造

大风大雨顶天立地

呼々隆转着地球

每挪动一步

都是一个起点

都是一个结束

三

风停了

雨停了

雷停了

电灭了

天地间一般新鲜和壮阔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沐浴

1973——1974年

完成于内心的暴风雨中



## 后 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貼了我們的第一期（“名藝叢刊”創刊號）大字報——《火神克爾諾》。首次參與為民主而戰鬥的作者的戰友和支書者：

方家華。莫延剛。

在前一次行動的基礎上，我們為繼續參與民主運動，為使民主和人權在中國的土壤上早日成為一種社會現實，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名藝社”。它的現有成員有：方家華、莫延剛、梁福成、黃士、吳翔。

《火神克爾諾》創作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國現代封建專制主義猖獗的年代。它的創作意圖為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呼吁民主和人權。原稿曾多次收進手蠟燭中。在那些最黑暗的年代，作者點燃火燭（蠟燭）在廣大青年朋友中朗誦……

名藝社（黃陽）  
編委會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於北京